

◎ 寻味日志



阿尔巴斯羊肉

昨天晚上,我和几个准格尔亲戚一起去小区前面的“草根兄弟回娘家”吃饭,在点菜的时候,问服务员你们这里的羊肉是哪里的?服务员认真地回答:“准格尔旗阿尔巴斯山羊。”她这一说,差点儿把我们一帮准格尔亲戚笑掉大牙。有的亲戚还特意纠正,“准格尔旗哪有阿尔巴斯羊了?阿尔巴斯在鄂托克旗了。”其实,这个孩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地理概念,更没有这方面的知识。我估计是岗前培训的时候,老板告诉他们客人要是问羊肉的产地,就说是阿尔巴斯山羊。而这家“草根兄弟回娘家”是一家连锁店,总部在准格尔,这样就给这个娃娃造成了一种浮想联翩的遐想空间,这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。

由此,我想到了呼市满大街的饭店,只要是鄂尔多斯人开的,一律都说羊肉是阿尔巴斯山羊。因为,阿尔巴斯山羊名气大,便于推销。就连每年的春节凡是从鄂尔多斯送来的羊肉,几乎箱子上都是写着阿尔巴斯羊肉。好像一夜之间,这个世界唯一可以确定的,就是阿尔巴斯羊肉的不确定性。我是一个伊盟人,与现代的鄂尔多斯人还是有点儿差别的,对此,我一直活的比较自卑。忆往昔,当伊盟贫穷的时候,我是鄂尔多斯人,当鄂尔多斯富裕了的今天,我又成了伊盟人了,真是手把两条龙,甚也没落成。

阿尔巴斯苏木位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中西部,其中可利用天然草原820万亩,属于典型的西鄂尔多斯天然草原,因以缓坡梁地草原和草质优良而闻名遐迩。但是,毕竟草场有限,承载牲畜也是有数可查的,哪里冒出这么多的阿尔巴斯山羊来?

我在伊盟生活了三十多年了,走遍了各个旗县,可以说是吃遍了各地的羊肉。说实话,就我的舌尖上的体会,在鄂尔多斯这块儿土地上,只要是放养的山羊都好吃的,可以说是不分彼此。鄂托克旗有阿尔巴斯山羊,杭锦旗有塔拉沟山羊,达拉特旗有呼斯梁山羊,准格尔旗有圪梁梁山羊,乌审旗和伊金霍洛旗有沙地山羊等,这些地方生产的山羊对于我来说都好吃,我真的分不出好坏。

大家现在都说自己店里卖

的羊是阿尔巴斯山羊,我想大概还是一个品牌问题,因为,在市场上阿尔巴斯羊肉价格就是高。打着阿尔巴斯羊肉的品牌,还能卖一个好价钱,何乐而不为呢?阿尔巴斯羊肉的出名,一方面这里是出产的羊肉确实好吃,再一个是这里的山羊绒是世界上最好的羊绒。因此,也就有了“鄂尔多斯羊绒衫,温暖全世界”的广告效应了。如此说来,阿尔巴斯羊肉,比起塔拉沟、呼斯梁和准格尔地的山羊就算是最幸运的了,看来不承认品牌带来的效应是不行的。

我有一个小老弟多年来一直经营着阿尔巴斯羊肉,我曾为他转发过不少帖子。今年春节前,他给我送来一些,箱子上打着“阿尔巴斯羊肉”字样,但是,他的羊肉是从和林格尔拉回来的。我不解地问他,怎么是从和林格尔闹回来的?他善意地哄我说:“阿尔巴斯羊,拉回和林格尔宰杀的。”呵呵!不过我当天晚上就炖了一锅,肉相当不错。应该说是这箱子羊肉和阿尔巴斯羊肉属于亲舅舅的关系。不是有民谣说,姑舅亲,辈辈亲,打断骨头连着筋嘛。我判断,离得确实不远远。

不过,我在呼市饭店吃了这么多年的“阿尔巴斯羊肉”基本还算是靠谱的,起码肉质还可以的。当然也有很不靠谱的那种店家了,这些打着阿尔巴斯羊肉的品牌,对于我这种资深吃货来说,一下就露了马脚了,遇上了也只能忍着,无非就是再也不去这家饭店了呗。

此时,我很负责任地说:鄂尔多斯,不仅仅阿尔巴斯羊肉好吃,所有产自鄂尔多斯的羊肉都好吃。看了我这篇文章后,你还在为给人送的,或者是卖给客户的不是阿尔巴斯羊肉而感到纠结吗?

文/杜洪涛

◎ 昨日重现



回到从前

过了六十,突然感觉又回到了愤青。当然现在的愤青要比我们那个年代的好多了。我当时在乌海一个煤矿下井,苦难深重,几乎每天都在琢磨,怎么才能逃离。

那时和现在正相反,调入单位好办,调出单位难,特别煤矿

井下工,靠组织不可能改变人生了,只能靠自己。于是,便开始写小说,那时叫文学青年,现在叫文学愤青。这样写了一气,没成气候,便改写新闻报道了。参加了一回乌海报(还不是日报)首届通讯员培训班,回来就寄过去一个“读者来信”,不到200字。没想到很快就发表了,尽管刊发在三版,这样痛快见报,非常受鼓励。不像小说,死活发不了,如泥牛入海,无影无踪。

人要找路子,是个大概念,找准路子才是关键。从此我便一发不可收拾,从通讯员到正规记者,从地区广播电台到省到中央新闻媒体。一路走下来,从文学愤青到退休老汉。闲暇时光,突然想到小说这个挥之不去的梦想。

刘震云(曾经的农民日报社同事)曾经说过我,你是个写小说的料。但那时工作繁忙,还要生存吃饭穿衣,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写小说。但他的一句话,一直铭刻在心。这也是我下定决心再写一回小说的一个动力,尽管又一次要面临“泥牛入海”的遭遇和打击。写小说不是一个简单的想像,更需要耐得住孤独。原来愤青时,不以为然。现在东风不欠,万事虽然没有具备,起码有了足够时光任你享用。为了写小说,我把酒也戒了,还有什么决心大过这个。

我现在写小说,不图非要发表,就是一个玩儿。因为再不需要改变人生,更不需要得到什么,就是想再当一回愤青玩玩儿。

文/张五四

◎ 往事情怀



我的童年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家里兄弟姊妹多,爸爸妈妈工作很忙,我们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离呼市50公里的农村姥姥家度过的。上了小学,每年暑假几乎也是在姥姥家度过。

五十年前那浓浓的乡村记忆牢牢刻在了我的脑海中,那个年代交通不发达,从呼市坐汽车先到乡里,再坐大马车或步行到姥姥家。姥姥家门前有条十几米宽的河,水不是很深,干旱时,我和村里的小伙伴时常到河槽里玩耍,河畔密密麻麻长满了纳鞋底用的麻线树。

我和小伙伴最喜欢去的地方当属村庄西边那大片的树林和青草地,采摘着野花,编制着五彩斑斓的花环,戴在头上,享

受着暖暖的阳光。除了漫山遍野的野花,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种野果,村里人叫它“奶瓜瓜”,形状是椭圆状、翠绿色,咬一口甜甜的,我们天天都要去采摘“奶瓜瓜”吃。多年后,我再回村里,一排排房子、一条条公路已然占据了曾经的那片树林,野花也见不着多少了,我喜欢吃的“奶瓜瓜”已销声匿迹,变成了回忆。

那时乡下的文化生活不算丰富,想看戏,得步行3公里左右走沟过梁,才可以到一个叫“刚佛沟子”的村子里看。这个村有戏台,比较简陋,多数演一些晋剧或二人台。戏班子大多是村民自行组织起来的演员,经常也会有山西晋剧团来演戏,那时人们的生活比较清贫,村大队各家各户派饭给剧团,至今还清楚记得个别村民演员的容貌。

我和小伙伴们除了看戏,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沿路采摘当地特有的一种植物,方言叫“泽蒙蒙”。在内蒙古,大家都知道,用“泽蒙蒙”炆锅,烹制出来的饭菜、凉菜味道超级好,许多家庭对“泽蒙蒙”情有独钟。

村里种着大片的西瓜,纯绿色,无污染的,不上化肥。我的二舅在村大队是马车馆,西瓜熟了,要赶着马车拉着西瓜到县城或呼市卖。我自然是要屁颠屁颠跟着的,一路上畅快地吃着西瓜,风土人情也尽收眼底。儿时的美好时光,虽然逝去多年,但是依旧是刻骨铭心,魂牵梦绕。

文/温澍萍

◎ 闲看简说



恋爱中的老少女

以前节假日出去玩,时常叫上玫瑰一起。一来她是我二十多年的忘年交,志趣相投间,早已跟我们全家成了一体;二来她离异多年,孩子又在国外,她一个人形单影只的,也不大有心思做饭,问她吃什么,十次能有八次是疙瘩汤或是红薯粥,想想也是可怜。

几年前的一天,正是立秋。我们一起去北海公园玩,按以往的习惯,出来后要去附近的成都驻京办餐厅吃饭。可是那次她却迟疑起来,说家里有现成的红烧肉和烙饼,要回去“贴秋膘”。我没意识到这不过是推辞,跟她说肉和饼可以放到晚上再吃。她支支吾吾地欲说还休,末了告诉我“要先给家里打个电话”。我问电话打给谁,她脸上竟浮现出少女一样的

羞涩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,她恋爱了,那年她七十四岁。

这以后我们再出去玩,邀她的时候就逐渐减少了。这不仅是因为想给她留出足够的时间去享受二人世界,实在是她和那位叔叔,比我们玩得还野——两个加起来一百五十岁的“老同学”从朋友变恋人,像灿灿的秋阳下一对初绽的秋菊,美得恣意蓬勃,只争朝夕。“赶在80岁旅行社就不带我们玩了之前”,俩人双栖双飞,一起去了福建去了新疆,又去了意大利去了俄罗斯……曾经美丽冷峻、不怒而威的老太太,说起旅途中的种种乐事,眉梢眼角都是盈盈璀璨的桃花。

我很享受这个比我母亲还大一岁的老朋友,像小闺蜜一样在我面前被八卦、被调侃时,那羞涩又甜蜜的可爱模样,也打心眼里高兴地在单身20多年后终于有了个伴,可以不再孤单。“我就是觉得感情上吧,还是宁缺毋滥……”说起这迟来的爱情,她的微笑里有着一种抹不掉的郑重,搞得我也不自觉地跟着端庄起来。我想问她既是大学同学,为什么没能在最美的年纪相爱,可是话未出口就发觉自己荒唐——姻缘是靠缘分分的,真正走心的爱情终于来了,晚一点,又有什么要紧。

今年的春节前,她打电话说要来看我,原因可笑而感人:这一阵子因为公婆身体不好,我先生一直在老家侍奉,玫瑰觉得我跟女儿“孤孤单单的,是弱势群体”,坚持要来上门慰问。见我她带来的礼物里,有一样玫瑰花茶跟我平时喝的不大一样,就问她这花的品种。她说这种叫金边玫瑰,是去云南旅行时带回来的伴手礼。然后描绘起玉龙雪山脚下,一片无边无际、幽香四溢的玫瑰花海,依然意犹未尽、心旷神怡。

我问她:一个人去的吗?她说他俩。

我看着她眼睛里的光彩,高兴之余也有深深的感动:一个女人,即使到了八十岁,在遇见爱情的时候,也还可以像少女一样沉醉动人。

文/阿简

心窗

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,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,总有一些小事令你不能释怀,影响着你的心情,把它记录下来,让它成为岁月的书签。来稿请写明作者真实姓名、电话、地址及本人中国银行储蓄卡号,以便采用后发放稿酬,谢谢对我们工作的配合!

电话:

0471-6635311

Email:

bfxbcyws@163.com